

前尘影事

稻草琐忆

□夏顺发

又是春暖育鸡雏时，为了吃上放心蛋，夫人执意要回乡下老家重操旧业——再亲自养些苗鸡。当我逐个与左邻右居欲找些覆草（水稻的秸秆经碾压而蓬乱柔软的草）给小鸡垫窝时，竟得到似乎统一的回答：哪还有覆草呀！原来，多年来的厨房电气化和秸秆还田，稻草早已不寻常百姓家了，这情不自禁地勾起了我对稻草的苦涩记忆。

从我记事起，便是在稻草窠里长大的。每到冬天，一家人的大小床上铺的都是覆草，亦或是经手工细编、密不留缝的齐头稻草席子，粗布口袋缝制的枕头里塞的也是覆草；为不让那呼啸的寒风钻入房来，破门板外再挂一块齐头稻草帘子，室内光线虽暗些，但能挡风聚暖；用覆草把子塞进没有玻璃、没有塑料布的窗户里，有时还用覆草团子塞住土墁墙的破洞和屋檐口的缝隙。我们姊妹六人小时候都曾在那种上小下大的圆形稻草站窝里度过一两个冬季。这站窝是父亲用稻草夹带破布条编制而成，又在窝口与窝底间竖插三四根竹片，那就更结实耐用，更不至于站窝被我们压趴而跌倒。幼小的我每每站在站窝里，浑身都感觉暖和和的。

除此，家里常用的稻草扫把、刷帚、掸帚，还有一家大人小孩穿的蒲鞋、草鞋，坐的草蒲团，拉犁

辮子，粪桶系等，统统是父亲的杰作。让我自幼就处于那样满目稻草的制品，简直被稻草包围的环境中，致使我最早的嗅觉记忆便是那股子独特的稻草气味。

每到夏末秋初，父母亲都会忙中偷闲，篙一两船河泥斛在河边的菜地上，待水分爽得差不多时，便把它抹在斑驳脱落的土墁墙上，然后贴上稀花花的覆草，再抹上第二交烂泥，覆草自然起了加固、牢靠的作用。有时，为了保护好经风雨较多的后身墙，父母亲还把齐头稻草由下至上，鳞次逐层地将梢部用烂泥抹在墙上。这样，四五层齐刷刷的黄中带青的稻草，真的成了一道特温馨的风景线。

小时候，每当晚饭后，或者阴雨天，我们小孩做得最多的家务活就是搓草绳。只要将齐头稻草经木榔头在树墩或石头上反复捶打变得软熟，再喷洒些许水，搓起来还是比较爽手的，如果稻草不捶，既容易中断，又易使手掌起泡，而且，父亲都会根据时间和各人的岁数明确搓绳的任务。这些草绳正是编织芦柴莲子的关键材料，一两块、十多块柴莲都可以出卖，一经变现即可补贴家用。

我还清楚地记得九岁那年暑假里的一天晚上，我们几个玩伴照例在生产队打谷场上几个大草垛间捉迷藏：先拿稻草掐成长短不一的几支“签”，每人抽取一

签。我抽得最短之签，须蒙眼去捉藏身于草垛间的玩伴。轮到我了，为了增大不被捉到的保险系数，全然不顾周身只穿一个短裤衩，猫着腰，钻进一草垛深巷“潜伏”下来。此时此刻，我不但依稀听到玩伴寻找我时的探询声，更能听到自己急促的呼吸声和起伏不定的心跳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侧耳再也听不到玩伴们的声音了，又想到自己的身下是一座古坟地，不禁“啊”的一声惊叫起来。这一叫，目标自然暴露了，也让玩伴们及时“拯救”了我。

那些年，因家中没有多余的床铺，若遇亲朋来访留宿时，不得已把“锅门口”的覆草扒扒平，一张席席、一床被子，两三个人也能蜗居一宿，虽不高雅，但暖和舒服，所以民间便有“锅门口窝窝”一说，实为贫穷的无奈之举。

转眼间，我步入了少年、青年，每逢节假日也会参加生产队干活：穿着父亲编的稻草鞋去拾鸡粪猪粪，拿着稻草绳编的网袋去摘旱草，用热稻草灰淋碱水洗被褥，把稻草灰铺在韭菜行里做肥料，抓些稻草灰盖在稻田埂边的黄豆眼里，带着齐头稻草去拔秧、菜秧，还跟着大人搪草粪、翻草粪、拖草粪……

就这样，曾经在稻草间感受着嬉戏快乐的我，又在悉心费神地同弄这些农活的过程中，逐渐

意识到了稻草的功用，体味着劳作的辛苦，享受着丰收的喜悦，领悟着生活的真谛。

最让我刻骨铭心的是七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女儿出生的那个斜风细雨的上午。夫人因先前胎检正常，便计划在家生产。可临盆时，阵阵腹痛已使她声嘶力竭，大汗淋漓，而胎儿就是迟迟不能奔生。这让沉稳老道的接生员也紧张了，说夫人盆骨太窄，胎儿个头有点大，有些麻烦了，要不赶快准备转乡卫生院。她这一说不要紧，可我们便手忙脚乱地找来帆船，搭好船篷后，又将锅门口仅有的两三捆覆草抱上了船。当我们忙停当这些时，接生员一边安慰我：应该没事，再等等，一边沉着地观察胎儿的动静，娴熟地为夫人助产。当婴儿呱呱坠地，接生员将其母女收拾妥当后，便催促我赶快烧水给她洗手。这时，我才想起锅门口仅有的一点覆草在抱上船时遭了雨，估计也不好烧了，只得去离家百米外的生产队打谷场上“偷”了两捆稻草。

日月如梭，沧桑巨变。几十年过去了，稻草，不仅仅作为生活用品陪伴着我，陪伴着乡亲们，因稻草演绎滋生的暖暖乡情亲情也一直温暖着我，让我似乎又回到了经历过、体味过的那些日日夜夜……

诗歌精选

我的芳华，我的牵挂

□陈四海

你在风雨中跌跌撞撞的长大
我有幸为你奉献过青春年华
多少回踏平汹涌恶浪
哪怕五脏似猫儿在抓
多少天紧握手中的钢枪
注视着海上的每朵浪花
啊，人民海军
我的芳华
我无怨无悔的军旅生涯

你在阳光中风风火火的长大
我的心伴随你上上下下
多少次梦回蓝色的海洋
驾舰观犁开万朵莲花
多少年期盼你变成强汉
没有人敢对你随意打骂
啊，人民海军
我的牵挂
祝福你享誉在深蓝天涯

心香瓣瓣

我在桃亿园等你

□俞从红

流火的七月，他和她高考双双落榜。他俩是水乡安宜人，是小学到高中的同学，又是一对甜蜜的恋人。

那个午后的傍晚，他俩相约来到桃亿园，她指着一垄垄、一排排、一行行已栽上的桃树苗，对他说：“爸爸利用村里流转出的800亩土地，发展果树种植。我是爸爸唯一的女儿，我不打算重读了，我和老爸一起来搞果树种植。安宜环境这么好，如此水甜土沃的地方，我就不信，种植果树就做不出名堂来。”听了她的话，他一把拉住她的手说：“我也不重读了，我和你们一起搞果树种植，等果园发展壮大后，我们注册一个公司，你当董事长，我做总经理。”她听过他的话，愣了一下，半天没有吱声。然后只是冷冷地对他：“你文化课功底比我好，你如果不回校重读，我们就此分手！”

见她说得如此认真，脸色也不由得沉了下来。

当年冬季，正在学校复读的他，应征入伍了。时间过得真快，一晃两、三年过去了。她种植果树成功了！她和父亲桃亿园的果树种植名气不断大增。她也成了十里八乡的名人，因高考落榜不落志，甘当新时代果农的她，被村、镇、县培育为各类先进典型。妇联把她评为“三八红旗手”；工会把她评为“安宜劳动模范”；团委把她评为“新长征突击手”；镇农业农村局还为她家的果园申报了“家庭果园农场”。面对鲜花和掌声，她都淡然笑之，唯一珍视的荣誉却是“家庭果园农场”这块金灿灿的招牌。因为她知道她的心已和果园农场贴得很近很近。

又是一个草长莺飞，花红柳绿的季节，她正和姐妹们在果园里为果苗剪枝、修枝。一位70开外老大娘气喘吁吁跑过来，告诉她，说是一个穿军装的当兵人要来找她。不一会儿，一身戎装而又帅气的他站在了她的面前。

她怔住了。只见他从军用挎包里拿出一份军事院校录取通知书递给她：“我考上了军校了，等我转业回来，我和你一起来管理果园，届时我们再组建桃亿园果业有限公司，我们不仅要种植果园，还要加工桃汁饮料、蜜汁桃酒等系列产品，走种植、观赏、采摘、加工、销售一条龙的路子。我和你一起为乡村振兴出力，贡献我们新生代的力量，好吗？”

“行，那我在桃亿园等你！”她说。
那双有力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
也不知是什么时候，起风了。一瓣桃花随风落在她的脸上，他轻轻拂去她脸上的这瓣桃花，他蓦然发现，她羞红的脸庞比桃花还要美。

往事回忆

一次偶然的“聚餐”

□陈振荣

我是1968年3月参军的。今天，当我手捧珍藏的粉红色《应征公民入伍通知书》时，回想从军18年4个月的经历，感情的闸门一下被打开了。很快，一朵欢乐、靓丽的浪花，一盘彰显官兵亲密无间、军民水乳交融的彩色“电影拷贝”在眼前徐徐展开，历历在目，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1970年，我在河北省军区某团特务连任电话班长。那一年，军队高层决定在部分陆军中选拔一批空军飞行学员。我们团近20名战士体检合格，宝应籍9名战友名列其中。团里立刻抽调人员成立政审工作专班，我有幸被抽调并分配到“宝应工作队”。我与司令部黄参谋（广东人，解放军某通讯学校毕业）编在一个小组。培训期间，可能是我归心似箭的情感溢于言表，一次下课后，他拉着我的手笑咪咪地说：陈班长，我与队长（团政治处主任）商量过了，政审外部调查这块工作基本完成后，就安排你探家与亲人团聚，综合调查报告和拾遗补阙工作我们来办。我当时激动得几近泪目。

培训一结束，工作队大部分同志即奔赴宝应，在县政府干部招待所“安营扎寨”。我与黄参谋因手头工作交接，第三天从石家庄市出发。终于回到日夜思想的家乡了。那天，走出宝应汽车

站已经是下午1点多钟。黄参谋指着马路对面的“国营车站饭店”：“进去品尝你们家乡美食、大饱口福怎么样？”“好的好的！”我连连点头。走近靠里面一张人少的八仙桌子，我放下行李去柜台买了饭菜票回来落座，边喝水边打量同桌的客人：桌西面坐着一位中年汉子，拿着草帽不停地扇风；南边坐着一位50开外年纪的妇女和两个孩子，她正用毛巾给孩子擦汗；黄参谋坐在北面（家乡习惯称之为上席）；显然，这东面的座位就是给我留下的了。

“不丑，不丑！”中年人一边吸着烟一边啧啧称赞。黄参谋不解其意，问我：“他说什么呢？”我先是一愣，这才想起黄参谋是广东人，当然听不懂宝应话了，连忙“翻译”道：“他说这香烟的质量和口味很好。”黄参谋神秘地笑着说：“这是我敬他的‘恒大’牌香烟。”他俩边打手势边交谈。我转过头来问小男孩：“小朋友，几岁了？”“九岁，九岁，是我孙子，那是孙女，七岁了，快喊大爷。”两个孩子眨巴眨巴眼睛看着我，红着脸，低着头一前一后叽咕了一声。那妇女不好意思地说：“乡下伢子（孩子），没见过世面。”“我也是乡下人，安丰公社庆丰大队的。”听我这么一说，桌上的气氛顿时轻松起来。

不一会，服务员给中年人端

来一碗米饭、一碗冬瓜汤。接着，给那位妇女端来同样的饭菜，还有两只空碗。妇女将一碗饭分为两碗放在孩子面前，小孩迫不及待地吃起来。“解放军同志，洋葱炒长鱼，烧杂烩，三鲜汤，两个饭，都齐了。”服务员边忙活边微笑着说。我俩买的菜一上桌，香味扑鼻，令人垂涎欲滴。孩子毕竟是孩子，两双美丽的大眼睛睁得大大的，不由自主地在桌上扫来扫去。黄参谋和我不同地说：“大家一起吃，一起吃。”见没有人响应，我们先给孩子碗里夹了些菜，给那位妇女和中年人夹菜时，却费了一番周折。“我们是一家人，千万不要见外，你快解释一下。”黄参谋着急地说。我赶忙向老少四人“翻译”了一通，又把菜碗往他们面前推。孩子看看我俩，又看看奶奶，我说：“听叔叔话，看谁吃得快，好不好？”黄参谋也在一旁热情鼓励着，大家都笑了起来。显然，孩子已不像原先那样拘束了，灵巧的小手来来往往，运作频繁起来。那妇女从布袋里拿出几只灰色的圆饼，“尝尝、尝尝。”她笑着说。我对黄参谋解释：“这是大麦面做的饼，你吃不惯的。”他边吃边说：“哪里话，吃得惯！”这时，中年人红着脸从靠墙的担子里取出几个煮熟的玉米棒子轻轻地放在我俩面前，他的嘴动了动，但终究没有说出什

么话来。

大家边吃边谈。不一会儿，黄参谋碰了碰我胳膊，低声说：“战斗力很强，再去买两个菜，油水要大一些。今天是我……”说罢，他用大拇指指向自己胸口指了指，我明白这是他请客的意思。那个年代，军队干部请老乡的客、请战士客很正常。“买了一大碗回锅肉、一大盘烧杂烩。”从柜台回来我悄悄向他报告后，他连连点头。这顿饭，虽然我俩只是象征性地吃了点菜和米饭，但吃着老乡的大麦面饼和玉米棒子，心里却是甜滋滋的。

饭后，中年人执意要敬黄参谋一支香烟，那是8分钱一盒的“经济烟”，但黄参谋吸得津津有味。在饭店门口相互告别，走出好远，我忍不住回头一看，老少四口还站在那里目送着咱俩呢！

一个多小时不期而遇的“聚餐”令我回味无穷，欢快、靓丽的浪花不时在眼前浮现，言传身教、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陶冶着年青战士纯朴的心灵，让我对“人民军队”的内涵有了深刻感悟，历久弥新。我时刻牢记着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从点滴小事做起，践行光荣传统，赓续红色基因，即便是脱去心爱的军装之后，这也是我人生一大宝贵精神财富啊！